



## 人权理事会

### 第五十三届会议

2023年6月19日至7月14日

议程项目2和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年度报告以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和秘书长的报告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 民间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的影响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 概要

在本报告中，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审视了与枪支有关的死伤及其人权后果以及驱动枪支供应的因素。高级专员审视了工商企业特别是枪支行业推动枪支供应的方式和遵守《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情况。最后，高级专员提出一系列切实的建议，希望各国尊重和确保人权，希望工商企业减轻民用枪支行业对人权的负面影响。

\* 因提交方无法控制的情况，经协议，本报告迟于标准发布日期发布。



## 一. 导言

1. 人权理事会第 50/12 号决议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编写一份报告，说明各国为解决民间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对人权造成的负面影响问题以及驱动枪支供应和涉枪暴力的根本原因和风险因素而制定的有效法规、政策和良好做法以及面临的挑战和取得的经验教训，其中列入工商企业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其与《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之间的关系提供的材料。

2. 为编写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征求了各国、<sup>1</sup> 国家人权机构、<sup>2</sup> 联合国实体、<sup>3</sup> 国际和区域组织、<sup>4</sup> 非政府组织<sup>5</sup> 以及枪支行业协会<sup>6</sup> 的意见。本报告还参考了多种公共来源的资料，包括国际文书、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做法以及各国、民间社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的报告。然而，如提交人权理事会的上一份报告<sup>7</sup> 所述，世界许多地方仍然缺乏关于民间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的资料。因此，信息有限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研究的背景范围。

3. 人权理事会第 29/10 号、第 38/10 号和第 45/13 号决议论及对民间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的管制以及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对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影响。本报告在先前根据上述决议提交的报告<sup>8</sup> 的基础上补充新情况。

4. 在本报告中，高级专员首先概述了民间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对人权的负面影响。第二，他审视了民间枪支供应和需求的一些重要驱动因素。第三，他分析了枪支行业的行为及其对枪支供求的影响。第四，他详细介绍了在采取基于人权的方针应对枪支供应造成的风险特别是枪支行业行为造成的风险方面的挑战和良好做法。第五，他就如何履行尊重和确保人权的义务向各国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就如何通过遵守《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来应对与参与民用枪支行业有关的风险向工商企业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 二. 对人权的负面影响

5. 如前几次报告所强调，民间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影响到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权的享有，也影响到其他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享有。<sup>9</sup>

<sup>1</sup> 提交的材料来自：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厄瓜多尔、黎巴嫩、意大利、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sup>2</sup> 墨西哥国家人权机构提交了材料。

<sup>3</sup>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了材料。

<sup>4</sup> 欧洲联盟提交了材料。

<sup>5</sup> 下列组织提交了材料：Ak-sik-hata Yamassee-Moors 民族组织、克里米亚重返社会协会、控制武器协会、Nancy Dodson、全球禁止枪支暴力行动、南非无枪组织、人道与包容(国际残疾协会)、Stellenbosch 大学和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

<sup>6</sup> 这些协会或其成员没有提交材料。

<sup>7</sup> [A/HRC/49/41](#)。

<sup>8</sup> [A/HRC/32/21](#)、[A/HRC/42/21](#) 和 [A/HRC/49/41](#)。

<sup>9</sup> 同上。

6. 最新的全球估计数显示，每年约有 250,000 人因使用枪支而死亡。<sup>10</sup> 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数据，这意味着从 2017 年到 2019 年估计每年丧失超过 1,200 万年的生命时间。<sup>11</sup> 全球大多数凶杀案受害者年龄在 15 至 30 岁之间。<sup>12</sup>

7. 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7 年报告的所有凶杀案中，54% 是使用枪支实施的。<sup>13</sup> 关于使用枪支实施的杀人案的比例，各区域和各国有很大差异。<sup>14</sup> 现有数字表明，北美洲、南美洲和中美洲在全球枪支杀人案中所占比例最大。<sup>15</sup>

8. 使用枪支自杀也很普遍，尽管各国比率差别很大。研究表明，格陵兰、乌拉圭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比率最高。<sup>16</sup> 在美国进行的研究表明，50% 以上涉枪死亡是自杀，自杀总人数中 50% 以上使用了枪支。<sup>17</sup> 虽然全球自杀率在下降，但一些国家的枪支自杀率在上升。<sup>18</sup>

9. 关于全球涉枪受伤人数的定量数据有限。然而，现有的研究表明，涉枪受伤率高于涉枪死亡率，在某些情况下要高得多。<sup>19</sup> 涉枪受伤对幸存者的长期影响包括残疾、失业、生活质量下降。<sup>20</sup> 一份材料强调，因枪支受伤致残的人往往需要他人照顾，而照顾者被迫为此而放弃工作。<sup>21</sup>

10. 枪支暴力对不同群体造成不同的影响。如前几次报告所述，各个社区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影响，对少数民族和族裔的影响往往异乎寻常。因枪支死亡和受伤造成的影响在性别上也有很大差异。虽然男子和男青年在与枪支有关的死伤的肇事者和受害者中占绝大多数，但某些涉枪暴力，包括亲密伴侣暴力，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尤其严重。<sup>22</sup> 在这方面，欧洲联盟报告的一项研究显

<sup>10</sup>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 *Lancet*, vol. 396, No. 10258 (2020), pp. 1129–1306; and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6 Injury Collaborators, “Global mortality from firearms, 1990–2016”, *JAMA Network*, vol. 320, No. 8 (2018), pp. 792–814.

<sup>11</sup>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GBD result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20). 可查阅：<https://vizhub.healthdata.org/gbd-results>。

<sup>12</sup> 关于年龄分布的统计数据，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凶杀问题研究：了解凶杀问题-类型、人口因素、机制和推动因素》(维也纳，2019 年)，第 12 页。

<sup>13</sup> 同上，第 77 页。另见小武器调查，“2020 年全球暴力致死事件”。可查阅：[www.smallarmssurvey.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SAS-GVD-July-2022-update.pdf](http://www.smallarmssurvey.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SAS-GVD-July-2022-update.pdf)。

<sup>14</sup> 小武器调查，“2020 年全球暴力致死情况”；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凶杀问题研究》。

<sup>15</sup> 同上。

<sup>16</sup> Irena Ilic and others, “Worldwide suicide mortality trends by firearm (1990–2019): a joinpoint regression analysis”, *PLOS ONE* (2022).

<sup>17</sup> John Gramlich, “What the data says about gun deaths in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26 April 2023.

<sup>18</sup> Irena Ilic and others, “Worldwide suicide mortality trends by firearm (1990–2019)”.

<sup>19</sup> Linda Dahlberg and others, “Firearm injuries and public health”,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Global Public Health* (2022).

<sup>20</sup> Bellal Joseph and others, “The hidden burden of mental health outcomes following firearm-related injuries”, *Annals of Surgery*, vol. 270, No. 4 (2019).

<sup>21</sup> 南非无枪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22</sup> A/HRC/49/41，第 33 段，及其中引用的数据。

示，在其成员国，合法枪支大多用于家庭暴力案件，非法枪支大多用于有组织犯罪和其他犯罪。<sup>23</sup>

11. 枪支造成伤亡的间接影响很大。枪支还被用来为侵犯人权提供便利，影响到其他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享有，枪支暴力的代价给公共机构提供服务造成负担，<sup>24</sup> 并影响经济发展。<sup>25</sup> 关于枪支造成伤亡的更广泛的经济代价，可靠的研究有限。然而，一些研究估计，2018 年至 2030 年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涉枪死亡造成的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为 2,390 亿美元。<sup>26</sup> 美国最近的研究估计，涉枪伤亡每年造成 5,570 亿美元的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sup>27</sup>

### 三. 枪支获取情况

#### A. 枪支的获取与涉枪暴力

12. 枪支的获取指平民获得或拥有枪支的容易度。这取决于与供需有关的各种因素，经常具有跨国性质。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平民很容易获得枪支，这可能会对邻国平民枪支供应产生重大后果。<sup>28</sup> 例如，在海地，人权高专办在一份关于帮派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枪支便于获取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侵权行为。在一个不生产武器弹药的国家，这些武器是非法贩运而来的。<sup>29</sup> 在墨西哥，在犯罪现场查获的所有枪支中，70% 以上是非法贩运而来的。<sup>30</sup>

13. 高级专员在上一份报告中强调，枪支的获取与枪支暴力、自杀率和枪支意外伤害有关。<sup>31</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 2019 年关于凶杀的研究中发现，与枪支有关的凶杀率由三个因素决定：(a) 收入不平等；(b) 青年在总人口中的比例；(c) 平民持有枪械的比率。<sup>32</sup> 因此，努力减少社会中平民拥有枪支可能是减少与

<sup>23</sup> 欧洲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24</sup> 例如，见 Stellenbosch 大学提交的材料。

<sup>25</sup> [A/HRC/49/41](#)，第 30 段。

<sup>26</sup> Alexander W. Peters and others, “The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firearm-related fatalities in OECD countries, 2018–30: a value-of-lost-output analysis”, *Health Affairs*, vol. 39, No. 11 (2020).

<sup>27</sup> 例如，见枪支安全城市组织，“枪支暴力的经济代价”，2022 年 7 月 19 日。

<sup>28</sup> 例如，见欧洲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29</sup> 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受帮派暴力影响的太阳城居民：关于 2022 年 7 月至 12 月布鲁克林区帮派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报告”（2023 年 2 月），第 35 段。另见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国土安全部宣布打击向加勒比海海地走私枪支弹药的行为”，2022 年 8 月 19 日。

<sup>30</sup> 美国政府问责局，“枪支贩运：美国阻止枪支走私到墨西哥的努力将受益于更多的数据和分析”，2021 年 2 月 22 日。

<sup>31</sup> [A/HRC/49/41](#)，第 50 段。另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sup>32</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凶杀问题研究》。第 83 页。

枪支有关的凶杀的最有效、最不复杂的手段。<sup>33</sup> 高级专员先前曾建议各国减少枪支供应。<sup>34</sup>

## B. 枪支供应

14. 小武器调查估计，截至 2017 年，全球流通的枪支有 10 亿件，其中 8.57 亿件 (85%) 为平民拥有，1.33 亿件 (13%) 为军用，2,300 万件 (2%) 由执法机构拥有。全球库存在过去十年中有了增加，主要是由于平民拥有枪支数增加，从 2006 年的 6.5 亿支增加到 2017 年的 8.57 亿支。<sup>35</sup>

15. 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枪支是由有执照的制造商合法制造的。<sup>36</sup> 美国 2019 年制造了 700 多万支枪，进口了近 400 万支枪。<sup>37</sup> 虽然工业制造的枪支在总持有量中所占比例最大，但在一些区域，例如在西非一些国家，手工制作的武器以及改装的枪支也大量存在。<sup>38</sup> 同样，虽然工业制造的枪支在犯罪中使用最为普遍，但私人制造的枪支也被用于犯罪目的，包括被帮派和有组织犯罪团体使用。<sup>39</sup>

16. 除了合法获取之外，枪支还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落入平民手中。在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国家储存的武器被非法转用的风险很高，<sup>40</sup> 而且往往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大批武器外流。<sup>41</sup> 然而，国家储存的武器外流的情况也发生在冲突环境之外，包括因盗窃和腐败所致。<sup>42</sup> 在南非和巴西，据报告，执法部门的腐败导致执法部门持有的枪支外流，随后被用于犯罪。<sup>43</sup> 武器转让外流是枪支最终落入平民手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非法手段，这包括非法转移出口、秘密运输、贴

<sup>33</sup>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sup>34</sup> [A/HRC/49/41](#)，第 50 段。

<sup>35</sup> 小武器调查，“全球枪支持有情况”，2020 年 3 月 29 日。

<sup>36</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全球枪支贩运问题研究》，第 37 页。

<sup>37</sup> 美国司法部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美国的枪支贸易：2021 年年度统计更新”（2021 年），第 2 和 6 页。

<sup>38</sup> 例如，见非洲联盟委员会和小武器调查，《武器情况：非洲小武器非法流通情况探讨》（2019 年 1 月），第 55 页。另见人道与包容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39</sup> Nicolas Florquin and Benjamin King, *From Legal to Lethal: Converted Firearms in Europe* (Geneva, Small Arms Survey, 2018), p. 42.

<sup>40</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枪支贩运问题研究》，第 37 页。

<sup>41</sup> 例如，见 [S/2014/106](#)，第 94-99 段。

<sup>42</sup> 例如，见 Stellenbosch 大学提交的材料；非洲联盟委员会和小武器调查，《武器情况》，第 52 页。

<sup>43</sup> Caroline Gonçalves and Kai Michael Kenkel, “Implementing SDG target 16.4: illicit arms flows, diversion and corruption in Rio de Janeiro”, *Small Arms Survey Medium*, 17 August 2018; and Saferworld, Security Research & Information Centre and China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ssociation, “Small arms and ammunition in South Africa” (August 2022).

错标签等。<sup>44</sup> 大量枪支也从平民手中转出，途径包括非法顶替购买、盗窃、非法销售、重新启用已停用的枪支等。<sup>45</sup>

### C. 枪支需求

17. 为了减少枪支供应，应当了解对枪支的需求。平民获得枪支的原因有很多。合法获取枪支的目的包括体育、狩猎、古董收藏、娱乐射击等。然而，对个人获取枪支原因的研究表明，害怕受害是平民获取枪支的一个重要动机。<sup>46</sup> 就获取某些类型的枪支(如手枪)而言，这种情况似乎特别普遍。<sup>47</sup> 然而，尽管人们以为有了枪支就有了安全感，必须指出的是，研究表明，家里有枪增加了居住在那里的每个人受伤害的风险。<sup>48</sup>

18. 在个人安全受到实际威胁或据认为受威胁的情况下，对受害的恐惧更为明显。例如，据报告，由于需要保护，中非共和国平民<sup>49</sup> 和非洲之角牧民社区<sup>50</sup> 才有对枪支的需求，这似乎推动了对尼日利亚手工武器的需求。<sup>51</sup>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美国的枪支销售增加，据报道这是疫情引起的不安全感增加所致。<sup>52</sup>

19. 对枪支的需求似乎还与男子气概文化观念有关。<sup>53</sup> 这与统计数字相符，统计数据显示，绝大多数枪支暴力的肇事者和受害者是男子。<sup>54</sup> 对受害的恐惧与文化上对男子作为保护者作用的观念之间似乎有联系。<sup>55</sup> 例如，在阿根廷，据

<sup>44</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枪支贩运问题研究》，第 37-38 页。另见 [A/HRC/44/29](#)。

<sup>45</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枪支贩运问题研究》，第 37-38 页。

<sup>46</sup> Joseph M. Pierre, “The psychology of guns: risk, fear and motivated reasoning”,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2019). 另见 Julián Alfie and others (Instituto de Estudios Comparados en Ciencias Penales y Sociales), “Violencia de género y armas de fuego en Argentina”(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2018), p. 18 (西班牙文)。

<sup>47</sup> Pierre, “The psychology of guns”.

<sup>48</sup> Andrew Anglemyer, Tara Horvath and George Rutherford, “The accessibility of firearms and risk for suicide and homicide victimization among household memb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vol. 160, No. 2 (2014).

<sup>49</sup> 人道与包容组织提交的材料。

<sup>50</sup> 控制武器组织提交的材料。另见 Kennedy Mkutu, “Pastoralism and conflict in the Horn of Africa”(Africa Peace Forum, Saferworld and the University of Bradford, 2001), p. 18。

<sup>51</sup> Matthias Nowak and André Gsell, “Handmade and deadly: craft production of small arms in Nigeria” (Small Arms Survey, 2018).

<sup>52</sup> Matthew Miller, Wilson Zhang and Deborah Azrael, “Firearm purchas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results from the 2021 National Firearms Survey”,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vol. 175, No. 2 (February 2022), pp. 219–225.

<sup>53</sup> 南非无枪组织和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提交的材料。另见 [A/HRC/49/41](#)，第 47 段。

<sup>54</sup> [A/HRC/49/41](#)，第 32 段。

<sup>55</sup> 例如，见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提交的材料。

报告，截至 2018 年，97% 的枪支许可证持有者是男性，<sup>56</sup> 关于获得枪支的原因的研究表明，基于性别的保护观念是最突出的原因。<sup>57</sup>

20. 立法方面的变化似乎有助于推动对合法获取枪支的需求增加。在巴西，一系列法律修订放宽了对平民获取枪支的限制，包括平民可以获取的枪支和弹药的数量和口径的限制，据报告，这导致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平民拥有的枪支数翻了一番。<sup>58</sup> 这些法律的修订随后根据 2023 年 1 月 1 日的总统令被废除。<sup>59</sup>

21. 在许多情况下，包括有组织犯罪团伙在内的犯罪集团对枪支的需求似乎与非法毒品贸易或犯罪集团内部或之间的争端等因素有关。人权高专办最近报告了海地帮派之间在当地使用枪支实施暴力的情况。<sup>60</sup> 关于瑞典的研究表明，虽然近年来枪支的购置总体减少，但对非法枪支的需求却在增加，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也有了增加，这主要是由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涉及这些集团的冲突所驱动的。<sup>61</sup>

#### 四. 企业如何助长枪支的供应

22. 人权理事会在第 50/12 号决议中特别注意到参与制造和销售枪支的企业。<sup>62</sup> 下一节重点讨论包括行业协会在内的参与制造和销售枪支的企业如何助长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从而对人权造成负面影响，并讨论推动枪支供应和涉枪暴力的根本原因和风险因素。鉴于社交媒体、娱乐业等其他商业部门对枪支销售的重要性，对这些部门也进行了审视。

##### A. 枪支供应

23. 枪支制造商通过在国内生产和销售枪支，并通过国际武器贸易，助长枪支的供应。枪支制造商往往在枪支制造和销售条件宽松且(或)有助于其进入新市场的法域全面或部分开展业务。巴西、欧洲、以色列、俄罗斯和其他主要枪支制造商的情况尤其如此，它们已将制造设施迁到美国或授权在美国制造。<sup>63</sup>

<sup>56</sup> Alfie and others, “Violencia de género y armas de fuego en Argentina”, p. 17.

<sup>57</sup> 同上，第 21 页。

<sup>58</sup> Instituto Sou da Paz, “Brasil se aproxima de 3 milhões de armas em acervos particulares”, 2023 年 2 月 13 日(葡萄牙文)。

<sup>59</sup> 巴西 2023 年 1 月 1 日第 11.366 号令，《联邦官方公报》(2023 年 1 月 2 日)(葡萄牙文)。

<sup>60</sup> 人权高专办和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太阳城居民深受帮派暴力影响”。

<sup>61</sup> Declan Hillier and Matt Lewis, “A deadly cocktail: firearm violence and trafficking in Sweden”, in *Pulling the Trigger: Gun Violence in Europe*, Nils Duquet, ed. (Brussels, Flemish Peace Institute, 2022).

<sup>62</sup> 人权理事会第 50/12 号决议，序言部分以及第 5 和 13 段。

<sup>63</sup> 例如，见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提交的材料。

24. 2005 年以前，美国受枪支暴力影响的市、镇、县、非营利组织和个人对枪支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提出了多项索赔。<sup>64</sup> 据认为，制造商向社区提供的枪支超过了预期在合法市场上销售的数量，利用的分销渠道经常使枪支最终落入罪犯的手中，并且没有采取措施应对分销商向非法市场供应枪支的做法，例如非法顶替购买或非法销售。2005 年，美国通过了《合法武器贸易保护法》，给予枪支制造商民事责任豁免权，导致随后的几起诉讼败诉。<sup>65</sup> 2000 年至 2020 年，美国国内制造的人均枪支数增加了 187%。<sup>66</sup> 此外，一些制造商越来越多地为民用市场设计生产威力和杀伤力更大的枪支，包括半自动军用型突击步枪和冲锋枪、穿甲狙击步枪和大容量弹夹半自动手枪，这些都是犯罪分子喜欢的。<sup>67</sup> 由于该法，为了应对枪支暴力增加，四个州在 2021 年至 2022 年期间通过了法律，以便利对枪支制造商提起民事诉讼，<sup>68</sup> 其中一个州受到了枪支行业协会和若干制造商的挑战。<sup>69</sup> 有人已根据这些法律提出新诉讼，指控制造商通过其枪支设计、营销和分销做法，创造并维持非法枪支市场，为其供货，助长其发展。<sup>70</sup>

25. 美国最近报告了关于在国内外犯罪中使用的枪支的追踪数据。追踪结果发现，犯罪枪支通常来自制造(或进口)、分销和零售的合法供应链。<sup>71</sup> 在美国境外收缴的许多枪支来自美国境内的合法枪支贸易，后来被非法贩运。<sup>72</sup> 在几乎所有追查到已知买主的案件中，枪支都是从经销商、当铺或制造商处购得的，其中大部分是从经销商处购得的。<sup>73</sup>

<sup>64</sup> 例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三巡回审判庭，卡姆登县议会诉美国 Beretta 公司，273 F.3d 536 (2001)；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三巡回审判庭，费城诉美国 Beretta 公司，277 F.3d 415 (2002)；纽约州最高法院上诉庭，纽约州人民诉 Sturm, Ruger & Co. 股份有限公司，761 N.Y.S.2d 192 (2003)；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诉 AcuSport 公司，271 F.Supp.2d 435 (2003)；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芝加哥市诉美国 Beretta 公司，821 N.E.2d 1099 (2004)；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哥伦比亚特区诉美国 Beretta 公司，872 A.2d 633 (2005)；俄亥俄州最高法院，辛辛那提诉美国 Beretta 公司，768 N.E.2d 1136 (2002)。

<sup>65</sup> 例如，见全球应对枪支暴力行动提交的材料。

<sup>66</sup> 烟酒枪炮及爆裂物局，《国家枪支商业和贩运评估：枪支买卖》(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22)，第 14 页。

<sup>67</sup> 应对暴力政策中心，《美国民用枪支市场的军事化》(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11 年)。

<sup>68</sup> 纽约州参议院法案 S7196 (2021)；特拉华州参议院法案 302 (2022)；新泽西州议会法案 A1765 (2022)；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法案 1594 (2022)；吉福兹防止枪支暴力法律中心，“枪支行业豁免权”。

<sup>69</sup> 美国纽约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国家射击运动基金会等诉 Letitia James，案件编号：2022 年 5 月 25 日的 1.21-cv-1348。可查阅：  
[https://fingfx.thomsonreuters.com/gfx/legaldocs/mopanzylgva/05252022gun\\_ny.pdf](https://fingfx.thomsonreuters.com/gfx/legaldocs/mopanzylgva/05252022gun_ny.pdf)。

<sup>70</sup> 例如，见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Ilene Steur 诉 Glock 公司和 Glock Ges.m.b.h.，2022 年 7 月 27 日第 1.22-cv-3192 号案件。可查阅：  
[www.courthous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2/06/glock-complaint.pdf](http://www.courthous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2/06/glock-complaint.pdf)。

<sup>71</sup> 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国家枪支商业和贩运评估，第 2 卷，第三部分：在美国及其领土内收缴和追踪的犯罪枪支(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23)，第 41 页。

<sup>72</sup> 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国家枪支商业和贩运评估，第 2 卷，第四部分：在美国境外收缴、由执法部门追踪的犯罪枪支(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2023 年)，第 27 页。

<sup>73</sup> 同上，第 5 页；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在美国及其领土内收缴和追踪的犯罪枪支，第 16 页。

26. 2021 年，墨西哥在美国国内法院对多家枪支制造商提起诉讼。墨西哥在诉状中认为，在墨西哥犯罪现场缴获的枪支中，70%至 90%是从美国贩运的，其中 68%以上是被告生产的。申诉认为，被告知道其行为在墨西哥造成的有害影响，却故意允许继续向墨西哥非法贩运枪支。诉状称，一家制造商推销枪支的方式就是专门引诱墨西哥犯罪卡特尔购买。<sup>74</sup> 2022 年 9 月 30 日，该诉讼被驳回，理由是《合法武器贸易保护法》授予相关方豁免权，<sup>75</sup> 但现已就此提出上诉。<sup>76</sup> 据报告，2022 年，墨西哥再次提起诉讼，这次是针对亚利桑那州的枪支经销商，指控他们参与将枪支非法输入墨西哥。<sup>77</sup>

## B. 枪支的营销和需求

27. 研究表明，几十年来的营销做法已经从以狩猎和娱乐射击为重点转向以自卫为重点。<sup>78</sup> 研究也显示，害怕受害是获取枪支的一个重要动机。上述两点是相吻合的。制造商不断宣称，平民获取枪支会增加安全，这促使人们向当局投诉不公平、欺骗性的营销方式，因为证据恰恰相反。<sup>79</sup>

28. 广告中传递保护和自卫的信息，往往将获取和拥有枪支与男子气概和军事主题联系起来。<sup>80</sup> 在推销突击步枪、穿甲狙击步枪和大容量弹夹半自动手枪时，经常伴随着武装部队参与武装冲突或特别行动的画面，<sup>81</sup> 有时被制作成类似电子游戏的画面。<sup>82</sup> 对社交媒体枪支广告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影响者的帖子中几乎一半涉及军事、爱国和执法主题。<sup>83</sup> 2012 年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

<sup>74</sup>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墨西哥合众国诉 Smith & Wesson 公司、Barrett 枪械制造公司、美国 Beretta 公司、世纪国际军火公司、Colt 制造公司、Glock 公司、Sturm, Ruger & Co 公司、Witmer 公共安全集团公司(以州际武器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民事诉讼第 21-11269-FDS 号，2021 年 8 月 4 日。可查阅：[www.courthous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8/mexico-smith-wesson-complaint.pdf](http://www.courthousenews.com/wp-content/uploads/2021/08/mexico-smith-wesson-complaint.pdf)。

<sup>75</sup>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墨西哥合众国诉 Smith & Wesson 公司等其他公司，民事诉讼第 21-11269-FDS 号，备忘录和关于被告人要求驳回案件的申请的命令，2022 年 9 月 30 日。可查阅：<https://tblog.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Mexico.OpinionMTD.pdf>。

<sup>76</sup> 墨西哥，“墨西哥政府对美国地方法院作出的不利于其对枪支制造商的民事申诉的判决提出上诉”，新闻稿第 105 号，2023 年 3 月 15 日。

<sup>77</sup> 墨西哥，“墨西哥政府提起第二起打击非法武器贩运的诉讼”，新闻稿第 377 号，2022 年 10 月 10 日(西班牙文)。

<sup>78</sup> David Yamane, Paul Yamane and Sebastian L. Ivory, “Targeted advertising: documenting the emergence of Gun Culture 2.0 in *Guns* magazine, 1955–2019”, *Palgrave Communications*, vol. 6, No. 61 (2020).

<sup>79</sup> Brady, Giffords 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and March For Our Lives, “The gun industry’s advertising: effective, deadly and actionable”, 7 April 2022.

<sup>80</sup> 应对暴力政策中心，《美国民用枪支市场的军事化》。

<sup>81</sup> 同上。

<sup>82</sup> 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对枪支行业做法和利润的调查备忘录，2022 年 7 月 27 日。

<sup>83</sup> Lisa Jordan, James Kalin and Colleen Dabrowski, “Characteristics of gun advertisements on social media: systematic search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Twitter and YouTube Post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vol. 22, No. 3 (2020).

受害者亲属对所用枪支的制造商提起诉讼，<sup>84</sup> 据报道，其理由也是广告具有军事色彩，包含对某些年轻男子有特殊吸引力的信息。<sup>85</sup>

29. 枪支行业还采用了各种营销做法，以吸引其他人口群体购买枪支。针对女性的广告往往声称枪支有安全和保护的用途，特别是免受性犯罪。<sup>86</sup> 据报告，制造商、行业协会和其他与枪支行业有关联的人也增加了针对儿童的营销广告，据称是为了确保未来的市场。<sup>87</sup> 在某些情况下，枪支制造商和经销商似乎利用营销手段迎合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极右民兵。<sup>88</sup>

30. 枪支行业越来越多地利用社交媒体做枪支广告，包括通过付费广告、创建社交媒体账户等来宣传其产品。<sup>89</sup> 在许多国家，广告法限制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在线渠道做枪支弹药广告。因此，据报巴西一家枪支制造商被勒令删除宣传枪支弹药的在线和社交媒体内容。<sup>90</sup>

31. 据报告，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在网上宣传、销售和推销枪支弹药的做法，一些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公司已通过内部政策限制此类活动。然而，据报告，这些政策很容易被规避，或者执行不力。<sup>91</sup> 枪支行业越来越多地利用在社交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人士为其产品做广告，促进在线销售，因为这些人士有机会接触更广泛的受众并避免社交媒体公司施加的限制。<sup>92</sup>

32. 枪支行业与娱乐行业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关系也可能助长需求增加。娱乐业为枪支制造商提供了宝贵的营销机会，例如制造商与电影界达成协议，在影片里插入产品相关内容。<sup>93</sup> 据报道，以武装冲突为主题的电子游戏开发商设法通过呈现真实枪支来增加电子游戏的真实性，为此，游戏开发商最初是通过与枪支制

<sup>84</sup> 商业和人权资源中心，“枪支行业诉讼(美国桑迪胡克枪击案)”，2016年2月22日。

<sup>85</sup> Robert J. Spitzer, “The Sandy Hook-Remington settlement: consequences for gun policy”, Rockefeller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21 March 2022.

<sup>86</sup> Jordan, Kalin and Dabrowski, “Characteristics of gun advertisements on social media”.

<sup>87</sup> Violence Policy Center, “*Start Them Young*”: How the Firearms Industry and Lobby Are Targeting Your Children (Washington, D.C., 2016), p. 3.

<sup>88</sup> 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备忘录，第15-18页。

<sup>89</sup> Ben Curnett, “Five reasons your firearms business needs social media ads”, Firearm Industry Trade Association, 18 July 2019; and Jordan, Kalin and Dabrowski, “Characteristics of gun advertisements on social media”.

<sup>90</sup> 例如，见 Leonardo Grandchamp, “Justiça proíbe propaganda de armas fora dos canais especializados. Confira!”, *Jornal Contábil*, 2023年1月17日(葡萄牙文)。

<sup>91</sup> Craig Silvermann and Ruth Talbot, “Google says it bans gun ads. It actually makes money”, ProPublica, 14 June 2022; Tech Transparency Project, “Gun ads flow on Meta platforms”, 26 October 2022; and Camden Carter and Spencer Silva, “We found almost every part needed to build an AR-15 on Facebook Marketplace and Instagram Shopping”, 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 15 June 2022.

<sup>92</sup> 例如，见 Kaitlyn Tiffany, “The hired guns of Instagram”, Vox, 2019年6月19日; Jordan, Kalin and Dabrowski, “Characteristics of gun advertisements on social media”.

<sup>93</sup> Gary Baum and Scott Johnson, “Locked & loaded: the gun industry’s luc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Hollywood”, *Hollywood Reporter*, 19 December 2016.

造商签订许可协议，随后利用使用艺术自由保障来达到此目的。<sup>94</sup> 在一个案例中，一家视频游戏公司在与其游戏相关的网站上播放了特定枪支品牌的广告。<sup>95</sup>

## 五. 国家义务和企业责任

### A. 国家

33. 如前几次报告所述，国际人权法规定各国义务尊重、保护和落实其管辖范围内每个人享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文化权利。<sup>96</sup> 这不仅意味着有义务不侵犯个人的权利，而且还意味着有义务采取合理的积极措施，防止私人行为者造成伤害，但这些措施不应造成不相称的负担。<sup>97</sup> 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处理可能直接威胁生命或妨碍个人有尊严地享有生命权的社会整体状况。<sup>98</sup> 如前一份报告所述，这包括减少枪支扩散的义务。<sup>99</sup>

34. 国家的保护义务不仅涉及在其境内发生的伤害。如人权事务委员会所指出，各国还必须采取适当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确保完全或部分在其境内和受其管辖的其他地方进行的、对在其境外个人的生命权有直接、可合理预见的的影响的所有活动都尊重生命权。这包括与设在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公司实体的活动有关的措施。<sup>100</sup>

35. 立法工作对于应对枪支供应的潜在域外影响十分重要。例如，美国的研究表明，美国州一级涉枪死亡情况与邻近各州的枪支法有联系。据观察，与枪支有关的死亡发生率较低的州的邻近各州有较严格的枪支法律。<sup>101</sup> 鉴于枪支和贩运带来风险，特别是在没有内部边境管制的地区，欧洲联盟通过了《枪支指令》(其最新版本是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21 年 3 月 24 日关于控制获取和拥有武器的指令(欧盟)2021/555(编纂))，以协调各成员国的规则。<sup>102</sup>

36. 若干国家报告了本国关于枪支获取、拥有和使用的法律框架。<sup>103</sup> 如以往报告所述，<sup>104</sup> 研究表明，对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作出更严格的法律规定，可以

<sup>94</sup> Simon Parkin, “Shooters: how video games fund arms manufacturers”, Eurogamer, 14 May 2019.

<sup>95</sup> 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备忘录。

<sup>96</sup> [A/HRC/49/41](#), 第 35-37 段。

<sup>97</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1 号一般性意见(2004 年)，第 6 和 8 段；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1 段。

<sup>98</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6 段。

<sup>99</sup> [A/HRC/49/41](#)，第 38 段。

<sup>100</sup>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2019 年)，第 22 段。

<sup>101</sup> Ye Liu, Michael Siegel and Bisakha Sen, “Association of state-level firearm-related deaths with firearm laws in neighboring states”, *JAMA Network Open*, vol. 5, No. 11 (2022).

<sup>102</sup> 欧洲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103</sup> 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厄瓜多尔、黎巴嫩、意大利、马里、毛里求斯、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欧洲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104</sup> [A/HRC/32/21](#)。

是减少枪支造成伤害的一项有效措施。<sup>105</sup> 研究显示，减少枪支相关伤害与更广泛的立法努力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如全面枪支管制改革，而不是单一立法措施。<sup>106</sup> 澳大利亚、奥地利、新西兰、南非等国的改革对枪支伤害率的降低产生了积极影响。<sup>107</sup>

37. 在对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进行管制的同时，还应对私营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管，包括要求枪支制造商、经销商和经纪人要有许可证才可经营业务。<sup>108</sup> 但是，各国还应当考虑在安全、报告和存货记录方面对企业施加更严格的要求，以防止丢失或非法转移，并在枪支安全设计<sup>109</sup> 和标识方面对制造商有更严格的要求，以便追查枪支。<sup>110</sup> 各国还应考虑对在第三国直接或间接制造枪支的公司采用人权尽责要求。

38. 刑事和民事责任是制止平民、制造商、经销商或其他人违反枪支相关法律的基本原则。这种责任还有助于防止有罪不罚现象，有助于履行确保权利受到侵犯的人获得有效补救的义务。所提交的一些材料强调，规定枪支制造商免责的法律可能产生有害影响，据报告，这导致向非法市场供应枪支的行为不受惩罚。<sup>111</sup> 确保遵守的其他有效工具包括行政措施，如在发生违法行为后吊销枪支制造许可证或枪支销售许可证。<sup>112</sup>

39. 为确保执法有效，各国应审查赋予负责执行枪支相关法律的当局的权力范围。据报道，《瑞典枪支法》最近经过修订，以处理非法枪支扩散问题，包括加强瑞典海关拦截可疑货物的权力。<sup>113</sup> 所提交一份材料述及美国对负责执行枪支法的当局的立法限制。<sup>114</sup>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据报告，一些规定阻止美国司法部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要求枪支经销商提交库存清单，要求联邦调查局在枪支购买获准后 24 小时内销毁所有经批准的枪支购买者记录，并限制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公布枪支追踪数据。<sup>115</sup>

40. 有几个因素影响到枪支法律的执行效力。许多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涉及分配给负责执行枪支法律(包括武器弹药管理方案)的当局的资源。<sup>116</sup> 充足的资源至

<sup>105</sup> Jay Patel and others, “Firearm injury – a preventable public health issue”, *Lancet Public Health*, vol. 7, No. 11 (November 2022).

<sup>106</sup> Dahlberg and others, “Firearm injuries and public health”.

<sup>107</sup> 同上。

<sup>108</sup> 欧洲联盟、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的材料。

<sup>109</sup> Compare Violence Policy Center, “Misfire: the gun industry’s lack of accountability for defective firearms”; and Giffords 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Design safety standards”.

<sup>110</sup> 例如，见《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第 8 条。

<sup>111</sup> 例如，见全球应对枪支暴力行动和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112</sup> 例如，见全球应对枪支暴力行动提交的材料。

<sup>113</sup> Declan Hillier and Matt Lewis, *A Deadly Cocktail: Firearm Violence and Trafficking in Sweden* (Brussels, Flemish Peace Institute, 2022), p. 45.

<sup>114</sup> 全球应对枪支暴力行动提交的材料。

<sup>115</sup> 同上；Giffords 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Tiahrt amendments”.

<sup>116</sup> 例如，见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国家枪支商业和贩运评估》，第 160 页。

关重要，不仅有助于确保安全、刑事司法和海关规则的执行，而且也便利负责审议枪支许可证申请、管制和检查从事枪支制造和销售的企业的工作。此外，各国还应加强部门间合作机制，以确保监管框架得到全面落实。<sup>117</sup>

41. 有效的追踪和记录保存对于预防和调查与枪支有关的犯罪至关重要。据报告，若干国家的不同机构之间在处理追查请求方面仍然缺乏协调，而且缺乏中央追查机制。<sup>118</sup>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许多国家缺乏数字化、集中化、实时的记录保存机制，这仍然阻碍与枪支有关的更高层次的问责制，为枪支的潜在转移和滥用创造机会。<sup>119</sup>

42. 一些国家采取了枪支赦免和回购政策，以减少枪支扩散。<sup>120</sup> 这些措施可有效减少枪械的数目，并可减少使用枪械自杀的人数。<sup>121</sup> 然而，为了有效减少枪支暴力，研究表明，在采取适用于枪支的此类措施的同时，还应采取针对可能用于实施暴力的枪支的措施。<sup>122</sup>

43. 除了减少枪支供应外，各国还必须处理枪支需求问题。如前几次报告所述，这需要采取全面的社会经济干预措施，包括减少不平等和结构性歧视。<sup>123</sup> 根据国际人权法，各国义务通过法律禁止任何战争宣传以及煽动暴力、敌对和歧视的行为。<sup>124</sup> 此外，各国义务防止合理可预见的对生命的威胁。<sup>125</sup> 因此，各国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助长种族主义或暴力的营销做法，防止通过歪曲枪支拥有与安全之间关系的广告助长对枪支的需求的营销做法。对枪支的需求还与男子气概文化观念有关，<sup>126</sup> 各国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改变男女社会文化行为模式，以消除基于男子定型角色的偏见、习俗和所有其他做法。<sup>127</sup>

## B. 工商企业

44.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确立了确保工商业活动符合人权的原则。<sup>128</sup> 无论国内法有无要求遵守这些标准，《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期望落实的原则均

<sup>117</sup> A/75/78, 第 118 段。

<sup>118</sup>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国际追查文书：审查支持运作的备选方案”（日内瓦，2018 年），第 11 页。

<sup>119</sup>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交的材料。另见 A/75/78, 第 119 段。

<sup>120</sup> 例如，见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提交的材料。

<sup>121</sup> 例如，见 Julian Santaella-Tenorio and others,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irearm legislation and firearm-related injuries?”, *Epidemiologic Reviews*, vol. 38, No. 1 (2016)。

<sup>122</sup> Amanda Charbonneau, “Gun buyback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Rand Corporation, 10 January 2023.

<sup>123</sup> 例如，见 A/HRC/49/41。

<sup>124</sup>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条。

<sup>125</sup> A/HRC/49/41, 第 35 段。

<sup>126</sup> 同上，第 47 段。

<sup>127</sup> 同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五条(a)项。

<sup>128</sup>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适用。<sup>129</sup> 这些原则适用于所有企业，不论其规模、部门、业务背景、所有权和结构如何。然而，企业履行责任的手段的规模和复杂性可能因这些因素和企业对人权的不利影响<sup>130</sup> (包括最终用户滥用产品)的严重程度而异。

45. 工商企业应尊重人权，这意味着它们应避免侵犯他人的人权，并应处理它们所涉及的不利人权的影响。<sup>131</sup> 企业应避免通过自身活动造成或助长不利人权的影响，并在这种影响发生时加以处理，努力防止或减轻通过其商业关系与其业务、产品或服务直接相关的不利人权的影响，即使它们并没有助长这些影响。<sup>132</sup>

46. 在 2000 年达成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和解协议中，Smith & Wesson 公司同意就其设计、制造、分销和营销做法采取措施，以帮助减少非法获得枪支的机会，防止意外伤害。<sup>133</sup> 司法部指出，该协议表明，“按常识分销”和安全措施是切实可行的，可以被枪支行业所接受，作为负责任的商业行为。<sup>134</sup> 虽然该协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成就，但据报道，协议导致一个枪支游说组织及部分消费者对该公司产品进行抵制，几乎使其破产。<sup>135</sup> 司法部还指出，“枪支行业可通过采取措施监管其自身的分销链，为公共安全作出重大贡献”。<sup>136</sup> 然而，据报告，制造商即使知道枪支经销商参与枪支的非法转移，也仍继续向这些经销商提供产品，而不要求经销商遵守安全销售标准或进行监测。<sup>137</sup>

47. 一些研究指出，枪支行业之所以未能采取有效行动，有着更广泛的经济诱因。一项研究估计，从美国到墨西哥的枪支贩运是联邦枪支许可证持有人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没有这一收入来源，大约 47% 的许可证持有人将不能运营。<sup>138</sup> 在墨西哥对枪支制造商提起的诉讼中，墨西哥称，被告每年至少从进入非法市场的枪支销售中获得收入 1.7 亿美元。<sup>139</sup>

48. 为确保公司履行尊重人权的责任，工商企业应采取人权政策。<sup>140</sup> 此外，企业应在人权方面尽职尽责，查明、防止、减轻其不利人权的影响，并说明它们如何做到这一点。这一进程应包括评估实际和潜在的人权影响，整合调查结果并据

<sup>129</sup> 人权高专办，《工商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2011 年，日内瓦），第 13 页(原则 11 的评注)。

<sup>130</sup>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原则 14。

<sup>131</sup> 同上，原则 11。

<sup>132</sup> 同上，原则 13。

<sup>133</sup> 美国司法部，《Smith & Wesson 协议》，附录 D。

<sup>134</sup> 美国司法部，《减少枪支暴力：全国减少枪支综合战略》（2001 年）。

<sup>135</sup> 全球应对枪支暴力行动提交的材料；Christina Austin, “How gun maker Smith & Wesson almost went out of business when it accepted gun control”, Business Insider, 21 January 2013。

<sup>136</sup> 美国司法部，《减少枪支暴力》。

<sup>137</sup> 全球应对枪支暴力行动提交的材料，第 16 页。

<sup>138</sup> Topher L. McDougal and others, “The way of the gun: estimating firearms trafficking across the US-Mexico border”,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15, No. 2 (2015), pp. 297–327.

<sup>139</sup> 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墨西哥合众国诉 Smith & Wesson 公司等其他公司，2021 年 8 月 4 日。

<sup>140</sup> 《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原则 16。

此采取行动，跟踪回应情况，并通报处理这种影响的措施。<sup>141</sup> 为了衡量人权风险，工商企业应查明和评估它们通过自身活动或由于商业关系可能涉及的任何实际或潜在的不利人权的影响。<sup>142</sup>

49. 近年来，据报告，一些枪支制造公司的股东要求公司采用人权政策。据报，在 2019 年和 2022 年，企业责任宗教间中心向制造商提出建议，要求制造商制定政策，以遵守《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包括尽职调查程序，以识别、评估、预防和减轻实际和潜在的不利人权的影响。然而，在致股东的一封信中，一家制造商表示，该提案要求公司“自愿承担与滥用我们的产品相关的无限财务责任和法律责任的风险，合规成本很高，可能影响我们公司的生存”。<sup>143</sup> 另一家公司通过了一项人权政策声明，<sup>144</sup> 承诺维护人权原则，尽管措辞模糊。<sup>145</sup>

50. 2022 年，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对半自动突击枪支的主要制造商展开调查。<sup>146</sup> 委员会发现，有关企业没有监测或追踪有关枪支造成的伤亡情况，无论是意外走火、产品故障还是故意使用，包括在犯罪中使用，尽管当局在追踪过程中通知制造商对后一种情况进行监测。<sup>147</sup> 制造商被要求进行公司内部分析，了解营销或销售这些武器造成的风险以及为提高杀伤力而对这些武器加以改装的可能性。没有一家公司对这一要求作出回复。<sup>148</sup>

51. 枪支行业也极力反对强化枪支管制和控制。在美国，枪支行业为所谓的 Tiahrt 修正案进行游说，使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无法有效调查枪支行业遵守枪支法律的情况。<sup>149</sup> 枪支行业协会还提起诉讼，阻止规则执行，例如，烟酒枪炮及爆裂物管理局为了减少向墨西哥贩运枪支的情况而要求联邦枪支许可证持有人报告枪支分销情况时，就遭到诉讼。<sup>150</sup> 民间社会认为，枪支行业对该管理局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损害了公共利益。<sup>151</sup> 强大的枪支游说利益集团和行业协会也广泛游说反对所谓的枪支管制立法<sup>152</sup>，据报道，其中一个游说团体支持全国各地的协会推动减少枪支管制。<sup>153</sup>

<sup>141</sup> 同上，原则 17。

<sup>142</sup> 同上，原则 18。

<sup>143</sup> 美国户外品牌公司致股东的信。

<sup>144</sup> Sturm, Ruger & Co. 公司人权政策声明。

<sup>145</sup> 见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提交的材料。

<sup>146</sup> 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备忘录。

<sup>147</sup> 同上，第 20 页。

<sup>148</sup> 同上，第 21 页。

<sup>149</sup> 枪支安全城市组织，“废除对枪支追踪数据的限制”。

<sup>150</sup> 见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国家射击运动基金会诉 Jones，716 F.3d 200 (2013)。

<sup>151</sup> Lindsay Nichols, “ATF: captured by the gun lobby”, Giffords Law Center to Prevent Gun Violence, 22 July 2022.

<sup>152</sup> Giffords, “The gun lobby”.

<sup>153</sup> Wendy Cukier, “The NRA’s hemispheric reach”, *Americas Quarterly*, 22 April 2013; and Neil Weinberg, Polly Mosendz and Bill Allison, “NRA goes international in its mission to defend guns”, Bloomberg, 3 January 2019.

52. 虽然枪支行业在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可能造成不利人权的影响方面所作的努力有限，但其他企业有一些有希望的做法。一些主要零售商已停止销售枪支或某些类型的枪支，如攻击型武器和手枪，或某些类型的弹药，或采取了超出最低法律许可要求的背景调查做法。<sup>154</sup> 一些投资机构和资产所有者根据其在投资决策和管理活动中尊重人权的责任，制定了一套负责的民用枪支行业原则，作为投资者的指导，并制定了与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互动的一个框架，涉及对民用枪支行业的负责任投资。<sup>155</sup> 据报告，一些金融服务机构采取了要求遵守行业最佳做法的政策，拒绝向半自动突击枪支制造商提供贷款，或停止向制造商提供服务或不为枪支销售提供便利。<sup>156</sup> 因此，与制造和销售枪支不完全相关的企业似乎更愿意处理与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有关的人权后果。

## 六. 结论和建议

53. 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对人权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各国应根据其尊重、保护和落实人权的义务，加大努力，处理影响枪支获取的供求因素。对人权的影响超越国界，因此，应对这些影响的努力应基于各国之间的积极合作与协调。

54. 现有资料表明，枪支行业，包括枪支行业协会、制造商和经销商，尚未采取适当步骤确保其业务符合《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各国必须采取进一步有效措施，包括通过国家与工商部门合作，处理由于工商部门助长平民枪支供求而对人权造成的负面影响。

55. 高级专员建议各国：

(a) 收集数据并促进研究，以更好地了解推动枪支供应的因素和涉枪暴力的动态，为循证政策奠定基础，以处理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对人权的影响；

(b) 审查其国内法，以限制平民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并对枪支制造和销售作出规定，包括枪支的安全设计和强化尽职调查要求；

(c) 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助长歧视或暴力或通过歪曲拥有枪支与安全之间关系的广告助长对枪支的需求的营销做法；

(d) 采取措施减少流通中的枪支数目，包括采取有针对性的枪支赦免和回购政策；

(e) 各自采取措施，同时相互合作，确保有效执行枪支法律，包括防止武器贩运。此外，各国应确保赋予负责执行枪支法律的机构充分的权力和资源，并采取政策确保相关机构之间有效协调；

<sup>154</sup> 枪支安全城市组织，“美国企业正在对枪支暴力采取立场”。

<sup>155</sup> 《负责的民用枪支行业原则》，2018年11月14日。

<sup>156</sup> CitiGroup, “Announcing our U.S. commercial firearms policy”, 22 March 2018; Laura J. Keller and Polly Mosendz, “BofA will stop lending to makers of assault-style guns”, Bloomberg, 10 April 2018; Amalgamated Bank, “Anti-violence and gun safety”; Salesforce, “Acceptable use and external-facing services policy”; and PayPal, “Acceptable use policy”, 29 October 2022.

(f) 防止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确保获得有效补救的权利，包括不对在枪支行业经营的任何实体实行豁免，并废除现有的豁免；

(g) 审查其在适用规定被违反后吊销营业执照的做法，以确保行业遵守规定；

(h) 让枪支暴力受害者、其代表和民间社会参与制定、执行和审查枪支法律和政策。

56. 高级专员敦促枪支行业履行《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规定的责任，防止、减轻、补救其业务对人权的负面影响，包括：

(a) 通过包容性的内部和外部协商，包括与枪支暴力受害者、其亲属和代表其权利的组织协商，采取人权政策，其中包括人权尽职调查和透明度要求，并采取积极步骤，在整个业务活动中有效执行这些政策；

(b) 采用枪支安全功能行业最佳做法建议；

(c) 建立内部程序，跟踪与其产品相关的伤害、死亡和犯罪情况；

(d) 修改其营销做法，停止针对少年儿童的营销活动；

(e) 审查其游说做法，以便利通过法律，加强枪支安全，加大力度调查与枪支有关的犯罪。

57. 股东和与枪支行业有关的工商界应继续倡导遵守《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

58. 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公司应采取或审查其枪支政策，以防止规避这些政策的情况，并采取必要步骤确保枪支政策的有效执行。视频游戏开发商和电影制作商应进行注重人权的风险评估，特别是关于其产品是否助长获取、拥有和使用枪支的风险评估。